

讀
書
雜
志

漢書弟九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注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大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

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

爲綦

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揚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

念孫

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閒注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窳律麻尤窳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麻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鄺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
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會其爲
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
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
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
者不敢役一監門諺矣如劉說則當云
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會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

句攝衣

句

延會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

衣而延之上坐也

史記管晏傳曰晏子儻然攝衣冠謝

師古所見本脫攝

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

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

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

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

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

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

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鉅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淮南人閒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
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

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

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
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
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

淮南齊俗篇曰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

儀甯渠能乎

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

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

豈遽或言庸遽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

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
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
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口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
近而論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
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刑罰臯也
刀并聲是刑訓爲剄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
與刑罰之刑不同

爲對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

乘車四馬

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

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

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爲輦

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輶輦者今本輦

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

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
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
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
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
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
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
與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

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紋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會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

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傅傳與賦古字通

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

作傳傳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

使爲離騷

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

見上文

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

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
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會時
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會時
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
早會己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
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
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
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漆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會身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外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朝車鍛矢

鍛俗作鍛

漢書攷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

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

鏃字形相近而誤也。

說見淮南兵略篇

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

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

士禮記作鏃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

單極之統。斲幹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

靡與摩同。

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

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昔靡使然也。靡卽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靡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

漸靡卽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廕字則前訓為相隨
從後訓為盡皆失之

蔽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為插說文插刺內也
內與入同大徐木為作刺內也據小徐謂以刃刺入公

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其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為
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
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番地中為
事番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

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傳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
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
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
處始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竝云行道也通谷數行
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
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
縠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
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竝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逆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
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
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
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
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
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口山水猥至言猝至也
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
騶侯名正有
它心止猶卽也說
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
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
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尙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

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

增益也

並見文選注

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

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貳鶴

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漢退增逝與漢退

討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

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

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

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

廣雅同

燕之外鄙朝鮮洌

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

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

賢德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
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倅

異物來倅。孟康曰倅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倅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倅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

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倅作集，集亦

止也。見唐風鴉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誑也。迫迫貧

賤而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誑之誑則音戍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歟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而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由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

說文本作意

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
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
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
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
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意億臆並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

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慮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慮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纒廣韻纒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纒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纒二

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通鑑漢紀六同

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跋鎰

病非徒瘡也又苦跋鎰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跋鎰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

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

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若跋繆此尤其

明證矣

下文又云非實倒懸而已又類聲且病疾

師古曰跋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

是也繆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

無蹠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躡字之譌說文蹠

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遠躡繆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念

孫案說文距足下也作蹠者借字

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

作跋者

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戾聲一也

石與戾聲相近石與

庶聲亦相近故盜距或作盜蹠庶與戾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潘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漢書

郅暉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繆是古

有蹠𨔵之語卽此傳之蹠𨔵師古讀蹠爲蹠非臆說也
腳掌反戾故曰蹠𨔵賈子大都篇亦作蹠𨔵錢以蹠爲
蹠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蹠爲曲脰廣雅曰𨔵曲也是蹠
𨔵皆有曲義上旣言蹠則下不得復言𨔵史記漢書之
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
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
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

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慎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澁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篇南榮璫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法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

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

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

急至於俗流法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

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

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

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

漢書杜欽傳曰小卜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

姦人亾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

眾信上不疑惑本作羣眾信上不疑惑今本羣下衍

臣字

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

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

眾信爲句

師古曰眾信謂其爲忠信也

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

眾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亾所幾幸對上文姦

人幾幸而言羣眾信上不疑惑對上文眾心疑惑而

言羣眾卽眾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楚辭七諫曰羣眾成朋

賈子俗

激篇正作羣眾信上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

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

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

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賦大

騶誦楚語曰史不失書騶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

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以夜爲史之誤失之列女

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

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

上文而誤賈子保傅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

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

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卽成事

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

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以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爲不如者非也說見釋

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

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

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

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

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

羣書治要所引亦誤

大戴禮

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詩之指

開於道術句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誼之指

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

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

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

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

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竝作知義理之指書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

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

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

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
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
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
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
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
作司空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
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
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
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
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
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
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外而外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外而外耳猶言外則外耳
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袷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外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面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

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脩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躡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楚之江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

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

孫案捷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

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

字作捷是其證也。

士冠禮建相今本謬作捷。相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楚伯立。邠風譜正義

引作建伯蓋從捷從建之字。傳寫往往譌潤。

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

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

諸書無訓

捷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淳讀捷爲捷。故訓爲接也。

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

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儂三十

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蓄于邾。婁左氏穀

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

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

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

釋文顧本亦作隨此亦草書之誤

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竝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

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
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
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
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
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馮戾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鬻車象人注
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
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
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笺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
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

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通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畱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畱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竝同也鼂鎔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鎔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

李尋傳曰唯財賈神反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

神猶賈諛言願陛下少留計也

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

師丹傳曰

唯陛下財覽眾心言唯陛下少覽眾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纒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僅同

爰益鼂錯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

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外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霽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竝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
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
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
帳而開令通道得亾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
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
曰學官本越本竝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

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眾金所以止。眾。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矢之矣。引之曰。訓騶爲

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騶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趨發騶發竝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竝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外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外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外病外也執謂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

外也。周官鬻氏注引曲禮四足外者曰殯。今本殯作漬。
注云：漬謂相灑汗而外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
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瘵。何注云：瘵病也。齊人語也。又十
七年齊人灑于遂。傳曰：灑者何。灑積也。灑積即注云灑
漸漬之爲外積。外非一之辭。故曰灑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
作漬。漬漬積瘵。竝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
孫案：募當爲慕。民募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
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

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
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
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
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
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
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
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木字案蘇說是也曠曠音虛無

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
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竝與曠
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
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
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作說灑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
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
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

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曰廁

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側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亦厓也

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

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

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竝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涓橋張晏曰在涓橋中路劉奉世曰涓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涓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如淳曰俱从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

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威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史記恬威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威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威者俗書啟字或作威因譌而爲威宋祁反以作威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

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
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
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
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犬戴
記係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
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
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

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

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

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

中取字皆譌作最

禮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爲取史

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

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竝作河
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
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
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
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亾貴賤亾畱門下者宋祁曰
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

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
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
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
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
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
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鄧韓詩外傳口主有失漢紀
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曰正諫

作比諛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
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
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矇夜誦詩工誦正諫疑
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
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
也念孫案道諛卽詔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改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昔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

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

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
反念孫案雍讀爲瓊謂蹈瓊而自沈於河也并九二瓊
敝漏釋文瓊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沒瓊水
經晉水篇作縣瓊是瓊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
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瓊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
篇作蹈流之
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瓊此言蹈瓊義相近也蹈瓊之河負石
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
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外猶懼形骸之不
滅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瓊之河此
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

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崇澤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

不成而外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
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
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
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
無荆字案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
亦滅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
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
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
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亭者則言町町也

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謬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謬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謬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執字之

誤也

俗書執字作執勁字作執二形相似

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

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打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
準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
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
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
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
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慮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思
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
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
下言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笮之塞

笮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毋驍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

南距羌筏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鑄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鑄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鑄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竝也言郡國之貢賦竝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竝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竝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始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竝作方是方與竝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竝告無辜也

說見經義述聞

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竝

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謂竝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允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允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身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

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于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
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
以開聖人下文曰漢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
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
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
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
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
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
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行。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

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
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紕納也又曰衲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
縷之工不能織綿納衲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
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九

漢書第十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从史記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史記宣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終軍傳張湯劾徐偃

矯制大害法至外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大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爲人二字矣史記主
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
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
與私怒相對爲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
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偕
爲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
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
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

議與義同莊
子齊物論篇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留侯世家義不爲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撓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案撓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雷畏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迟說文迟

曲行也。從彡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𠂔讀若匿

也。象𠂔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郤曲。釋文。郤字

書作𠂔。郤曲卽𠂔曲也。廣雅云。𠂔𠂔曲也。是𠂔與𠂔同。

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𠂔𠂔當斬。淮南汜

論篇云。令曰。屈撓者要斬。是也。𠂔與逗字相似。世人多

見逗少見𠂔。故𠂔譌爲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撓曲也。二

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撓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𠂔。故

服云。𠂔音企。以企𠂔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

不可通矣。應云。𠂔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𠂔

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

小司馬以至它爲至於他處尤

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

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

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埴室室爲韻小雅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史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穎曰邳至也邳隆卽至隆

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寶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

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

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寶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寶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郡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駿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台

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
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
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外師古曰覆治也念
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
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
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
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擊重戊篇立阜牛
服件馬今本阜誤作帛衣
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
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
見匈奴三人與戰軼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
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

騎

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

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竝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
本作惑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
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
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
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竝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
爲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口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
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以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
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

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交邦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容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會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會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會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

於禁反會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

漢依顏本漢書刪與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

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

絕不與飲會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

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會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

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會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彘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躋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

或作某，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

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

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

嶽身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歿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歿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歿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荅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爲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歿同說文歿終也或作歿物物聲迤而字通今吳人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外亾。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物之偕字故求之愈淡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

陳再謨本仍改苦爲著

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

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

秉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修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

漢紀同。

又史記建元以來侯

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今報天子是也。

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詳見史記。

道卽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

或謂道邊爲路
刃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德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補翁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

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褒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爲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攘攘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

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而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

所謂

凡占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衆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象
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竝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
字

子之齒

子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
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
注亦當有只云子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
書治要引作子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
法較爲整齊春秋繫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
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
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
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
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
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
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嶂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嶂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嶂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峩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峩鬱二字而隆崇律嶂不與

焉且峩字有音而嶂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嶂作

峩峩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而音賦巖峻峭嶂而京賦隆屈崔嶂皆有

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峩鬱

岑峯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嶂四字與越本景祐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崴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輶

軼野馬輶駟駮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輶車軸頭也師古曰輶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而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惠讀爲躓躓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躓蹋也說文躓躓也躓躓躓也舊本論作衛也今據躓字注及

牛部 是夔爲踞也。夔轉二字竝音衛，故字亦相通。言

突野馬而踞踟蹰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蹇蹇

發，麟距虎，軼野馬，轉踟蹰，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

軼爲過，郭訓轉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

強爲之解，皆非是，而不可通。

揚旌柁

浮文鷁，揚旌柁。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柁

拖也。史記作揚桂柁。集解引韋昭曰：柁，檝也。文選作揚

旌棹。本作柁，李善選太宗諱，故改爲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舷樹旌

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柁。韋昭訓柁爲檝是也。

桂柂謂以桂爲楫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柂也浮文鷁揚
桂柂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桂與
桂字相似柂與柂亦相似故桂柂譌爲旌柂張揖謂建
旌於船上而訓柂爲拖郭璞訓柂爲船舷而謂樹旌於
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
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
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
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干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𦉰，和也。從甘，𦉰，調也。𦉰音甘，𦉰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帑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夫五味甘恬之和，勻藥之義，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勻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勻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勻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勻藥調會。見文選注蕭該亦云：芍藥、香草可和會。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勻藥根

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會。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勻藥，故云勻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勻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勻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
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高山神
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
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
春秋舉難篇龍會乎清而游乎清螭會乎清而游乎濁
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
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
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
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轟轟龍嵒崔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嵒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嵒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爲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嵒崔巍嵒嵒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嵒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爲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捕轟森萃蕪城賦之轟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轟轟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巖築堂案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爲洞莊子孫無鬼篇鶉生於突釋文突烏弔反郭徒忽反字

別穴下大淮南地形篇突主海人今本突誤作突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

言於巖窾底爲室潛通臺上也說文官窾漢窾窾窾與

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渙故下句曰頰杳杳而無見

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文選如是揚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

誤而師古無音則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詭屈所見本已作突矣

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爲突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爲室

若窾突然潛通臺上龔郭注而小變之強爲突字作解

斯爲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娛音許其反

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

讀平聲故改娛爲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爲之作音苦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

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爲樂不訓爲

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

玉篇音虞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

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

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娛之誤明矣娛

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

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又
娛汜盪水娛史記竝作嬉又

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曰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
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蹕天嬌
娛湖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
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爲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
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
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坻字或作坻玉篇
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

坻巖辭而成嶽是也

文選而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

日隴

張揖曰磧厯不平也

見文選注案磧厯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厯然也師古以

磧與沙石同類韋云磧厯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

故曰下磧厯之坻坻爲

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巘之危

下磧厯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腐水乃始言

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

危字古音魚戈反

說見史記劉氏危下

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褒

緝要裏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豎隸續斥彰

長田君斲碑究屈道變跋引漢書竊嬰裏又引注云興
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子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
古曰族歌也歌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
言居師古言歌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
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鎔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居鎔卽舉鎔書大傳民能敬長隣
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
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繇貌

長眉連娟微睇繇貌郭璞曰繇貌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繇貌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驢瞳子謂之驢郭璞曰言繇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矐些矐與繇同義繇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曰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繇同義合言之則曰繇貌方言注作繇邈張衡西京賦曰昭貌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昭為眉曉之之闕失竝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繇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
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
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
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
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
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
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徭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晉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
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

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郃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鑿於流灤，而鑿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灤，扶園切。灤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繫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繫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繫，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繫，謂車之鉤心。

也銜槩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槩者說文齧馬口中槩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槩槩在銜中以鐵爲之犬如雞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槩字或作楸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外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楸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楸而禦捍馬也是銜楸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稷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平當從

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楬之間哉義亦與此
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
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
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
僊居山澤閒小顏及劉氏竝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
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
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僊二形相似

故傳謔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巫統理順

巫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庀洪憲度。著明。巫統理順。夷。

易皆平也。厯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卒。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
詩字若訓爲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爲不詞且字
法與總公卿之議訓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爲不類
矣顧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釋堯武詔云非徒有豫
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
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
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
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爲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爲
詩賦之許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

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
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

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
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
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
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
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
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
作爾者亦譌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
以上至於蒼茫亦
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
故居今本亦竝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第十